

体育博览

SO COOL

NEVER COMPROMISE

特别定价 RMB 15
NO.133 NOV2016

11

COVER PEOPLE
余文乐



扫描二维码关注
SoCoolL 微信公众号

FALL IN LOVE! OR BE A "DOG"?

11.11想要爱! 还是想当"狗"?

TURN TO MOVING —HIKE

徒步旅行,
最亲近大自然的户外体验

独家 限量读者大奖!
孟瑞&王博文 × 郑业成 × 宫政&罗一航 × 武艺 × 茅子俊
亲笔签名拍立得、V仔玩偶

IN STYLE \ TO BE YOURSELF
BRAND NEW : VISION FOR FRESH ONLY

GO SHOPPING FOR A/W SNEAKER

秋鞋报道!
迅速凝聚众人焦点!

STAR LOVE HANDBOOK

虐汪秘籍星藏版!
一个人精彩, 二个人随缘
宫政&罗一航 / 武艺 / 茅子俊

BROKEN

拍电影的文艺青年
异族游走者GAMA的幻象世界
明白如张钊灏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
他是洪启乐

ISSN 1002-3259
11 >
9 771002 325002
搜酷街头★潮流圣经

BROK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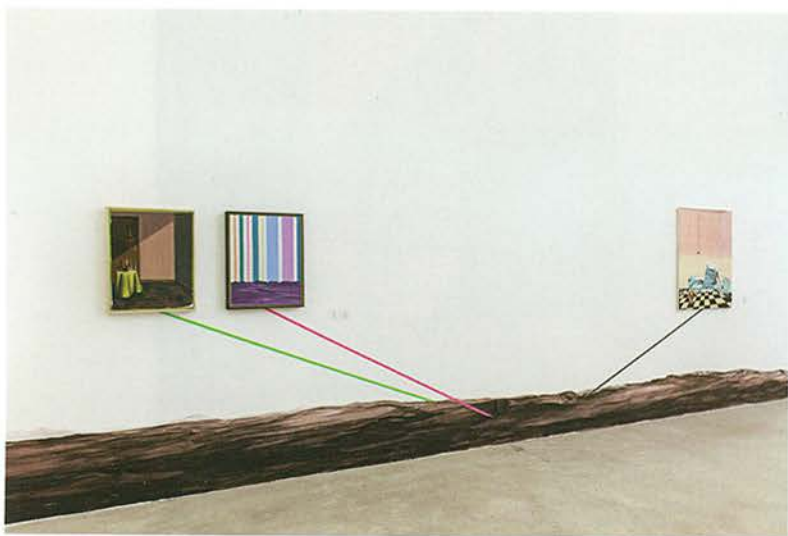
异族游走者 GAMA的幻象世界



“踏着蒙古靴，穿着背带二十三号的乔丹，看着铁臂阿童木长大的”GAMA，被朋友称为：很COOL的艺术家，如今单从形象上看已经是了。好玩的是他说在留学德国大师班的毕业晚会上，他喝的一塌糊涂，可能就那天，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他终于捅破了绘画和艺术的一层窗户纸！

GAMA于1977年出生在内蒙古，一个随着季节变化而每四个月迁移的游牧民族。他的姑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萨满，其与超自然界沟通的能力对年幼时期的GAMA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油画，而学院派专业训练并不能与他的艺术追求完美契合，他开始通过书籍研究欧洲早期艺术大师的作品，并揣摩乔治·巴塞利兹、西格马·波尔克以及格哈德·里希特等德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于是，他将求学目光投向德国，2002年，他被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学院录取，目前工作生活于柏林。

在德国生活有十四个年头的GAMA，此时虽然并非是国内艺术界熟知的艺术家，但在德国却早已小有名气。一年前他第一次回国举办了个人画展“诸王的花谷”。驻足画前，人们试图通过定格的瞬间解读他建构的童话世界，而那些萨满意味的符号和莱比锡式色彩已经偷偷将画作推向了极具张力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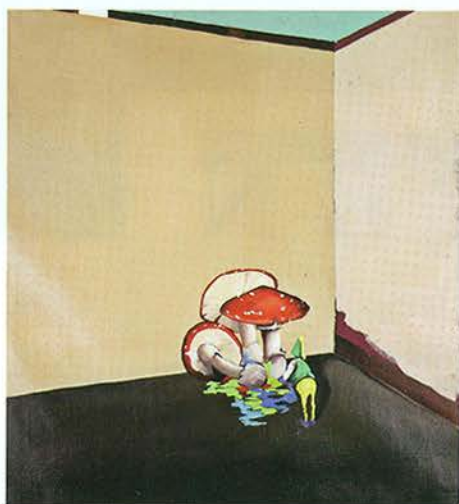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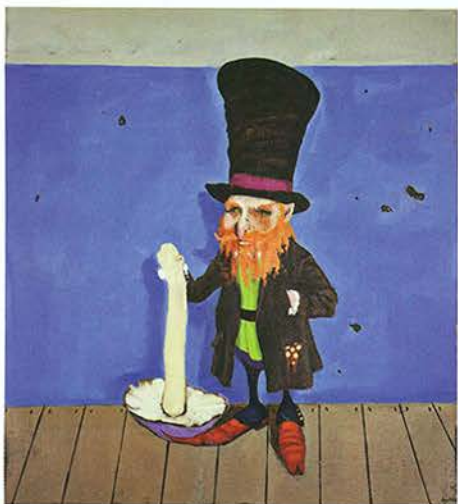


幻象世界中的空间戏法

在前波画廊的个展《诸王的花谷》中，整个展场被两道木门构成的狭长通道分隔成了尽显空间戏法的“人界”与充满矮人、蘑菇等符号的“灵界”。

GAMA的世界的坐标与成长于都市的人非常不同：在东侧展厅所代表的“灵界”中，艺术家在展墙上手绘了山川草原，在此绘画被推向了远方，使展厅超越了白盒子空间界限的同时，亦令观者重新意识到绘画在精神层面的突破可能。不止于此，西侧展厅所代表的“人界”被GAMA布置成为一间比例失调的客厅：当你端坐于展厅中央的西式沙发内并面向作品时，会发觉在这巨大的“房间”中，自己成为了“矮人”。

GAMA的绘画深受艺术的影响，在师从导师古斯塔夫·克鲁格 (Gustav Kluge) 后，GAMA开始思考如何将潜意识与意识层次打通，在GAMA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在其画作中发现一种自相矛盾的空间戏法，这里或许就暗含他所悟出的艺术真谛。



解读蘑菇、鹿与矮人

在GAMA的作品中，蘑菇是一种媒介，一个由现实世界通往灵界的引子，在萨满通灵法事中，致幻蘑菇使人们穿过人界与灵界的通道，通过对灵魂的疗愈，使肉身脱离病痛。而鹿则在通往灵界通道的入口为迷失的孩子引路，故而作为一种北方阿尔泰语系信仰的符号，萨满法师佩戴的鹿角代代相传。守护在通往灵界出口的小矮人则被认为是灵魂的守护神，引导灵魂走向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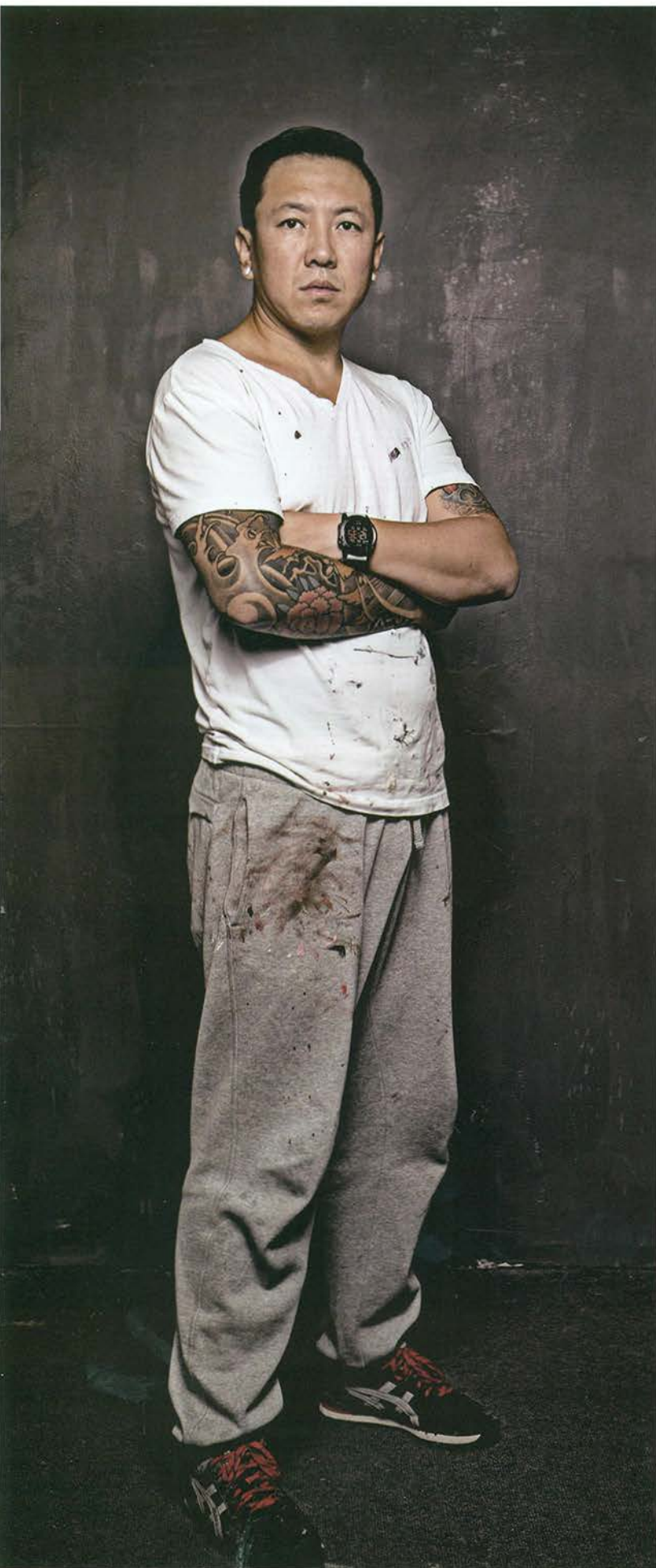
《圣经》

拼贴作品《圣经》中，画家在自己事先画好的作品上覆盖了他所喜爱的古典艺术家的作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胶水的失效，这些覆盖的作品也最终将会剥落，画家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艺术史的时间概念。而从这些画家选取的作品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的圣母子、代表无上宗教权力的哥特式大教堂、代表希腊神话与法国艺术的大卫的《贺加斯兄弟的宣誓》等。

BROKEN

向大师致敬

GAMA的绘画，蕴藏了对早期西方艺术大师的眷恋之情，充满了对艺术史的探寻。在他充满想象魔幻的画面中，我们很容易即能找到他对如大卫、维米尔、伦勃朗等西方古典大师们绘画中的经典图式的引用。在采访中他毫不吝惜对西方经典绘画的敬仰之情，他说“我引用的作品是感动过我的，让我难以入眠的杰作。如果把艺术当作一棵树来形容，我是一片树叶，没有枝干哪来的叶子呢？无论它有多么鲜艳。”



《运镖》

在作品《运镖》中，画面被分成了四个层次——最底层是穿行草地的一辆孤独镖车，之上是一片丰满云层，再上是山峦，最后是梦境里常常出现的方格天空。对于画面多重元素的超现实结合，GAMA并不同意把自己的绘画归为某种类型：“我觉得绘画不应该有分类。抽象、具象这些都只是表现的不同方式。”“Mix”一直是他所强调的，也是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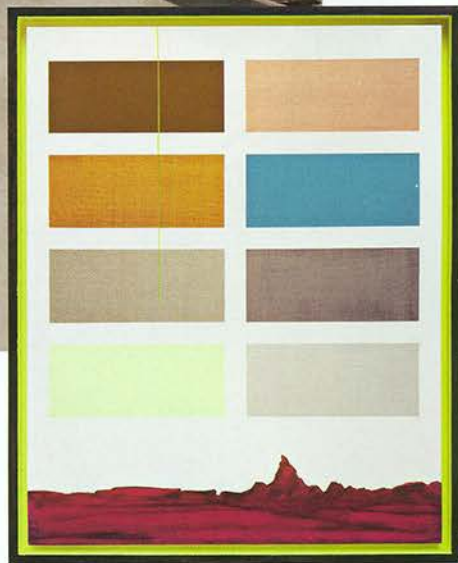


《浴》

距展厅沙发不远处的《浴》(2010)来自圣经中被迷惑的苏珊娜的故事，而与伦勃朗《苏珊娜洗浴》(Susanna and The Elders, 1647)不同的是，艺术家介由特有的莱比锡式色彩，与连体偷窥者窥视下苏珊娜逐渐消失的身体，构造出某种“语法”，而无论色彩，西方文化符号，空间的想象，抽象与写实的交叠，皆是这种表达的手段和修辞。不过这种用画面元素构成的修辞方式更像一种训练有素的策略，层层比喻搭建起的描述状态反而加深了某种文化误解。艺术家本意在于将西方元素当作喻体，以讲述东方的故事，却在不自觉的同化中令东方成为了“他者”。



BROKEN



● 了解到您出生在内蒙古包头，您成长的环境是怎样的？

◎ 包头很辽阔，与蒙古接壤。市区现代化，郊区面积大。真正的游牧民族对于我们这一代只能用乌托邦来形容。金钱和各种物质就像海啸一样伴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来的铺天盖地，牧民下了马，上了摩托车。卖了羊，买了电视机。放弃了牧区，搬进了楼房。我就是踏着蒙古靴，穿着背带二十三号的乔丹，看着铁臂阿童木长大的。

● 听说您外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萨满，拥有与超自然界沟通的能力，这对您认识世界的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 好奇伴随着恐惧。让我认识到了就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个空间，那里就是我们的灵魂所在。

● 您是何时对绘画产生了兴趣，考入美院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 我是当时全中学的速写高手，因为我个子大所以坐最后一排，数理化不感兴趣。唯一在数学课上找到的乐趣就是画同学的背影。美术老师说可以考美术师范学院，在呼和浩特有，但是得上夜校，画头像。于是我留着头发听着崔健开始画头像，这一画就画进了美院。

● 《诸王的花谷》展览，呈现了您的一个幻想世界，如蘑菇、侏儒、鹿是您画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这些形象源自哪？在您的画中有象征的含义吗？你如何理解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 这些信息很多都源于萨满，只是我把他们改编了。就像我们改变着我们的外表，着装。视觉上的冲击只是一种诱幻，各种符号和形象就是诱饵。它们再向你发出邀请。就像那只鹿一样，它守护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它是一个神。慢慢地就构建了一个童话，一个世界，我的世界。因为在那里我是上帝，我给予它们生命，我决定它们的存在。童话是我们建造的，而我们是现实的。

● 您的作品中很多事物的尺寸和空间的比例存在差异，还有故事所发生地突破了常规室内外的界限，您在何时对这种差异产生兴趣，怎么开始的呢？

◎ 那是在卡尔斯鲁厄艺术学院大师班的毕业展会后开始出现的。当晚我们和教授讨论了绘画及艺术，最后聊到了哲学畅谈了人生。我喝倒了，其实大家都喝倒了，包括十五个教授。可能就是那天，我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上了六年学，对绘画和艺术悟出一句话：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

●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你研究过欧洲早期艺术大师的作品，也揣摩学习过乔治·巴塞利兹等德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浪漫主义画家作品的引用等，我想知道，作为一名艺术家，您如何看待作品中会被解读出来的对其他艺术家作品的引用？您喜欢的艺术家是谁？原因是？

◎ 只要能让我感动的艺术家我都喜欢，最喜欢的有很多很多，这里我说一个David Lynch，他是一个美国导演。对我来说那些大师不止是大师，是一座座无法逾越的巅峰。我引用的作品是感动过我的，让我难以入眠的杰作。我想通过我的画把它们介绍给大家，如果把艺术当作一棵树来形容，我是一片树叶，没有枝干哪来的叶子呢？无论它有多么鲜艳。

● 您如何看待艺术家自我意识的修炼？您有宗教信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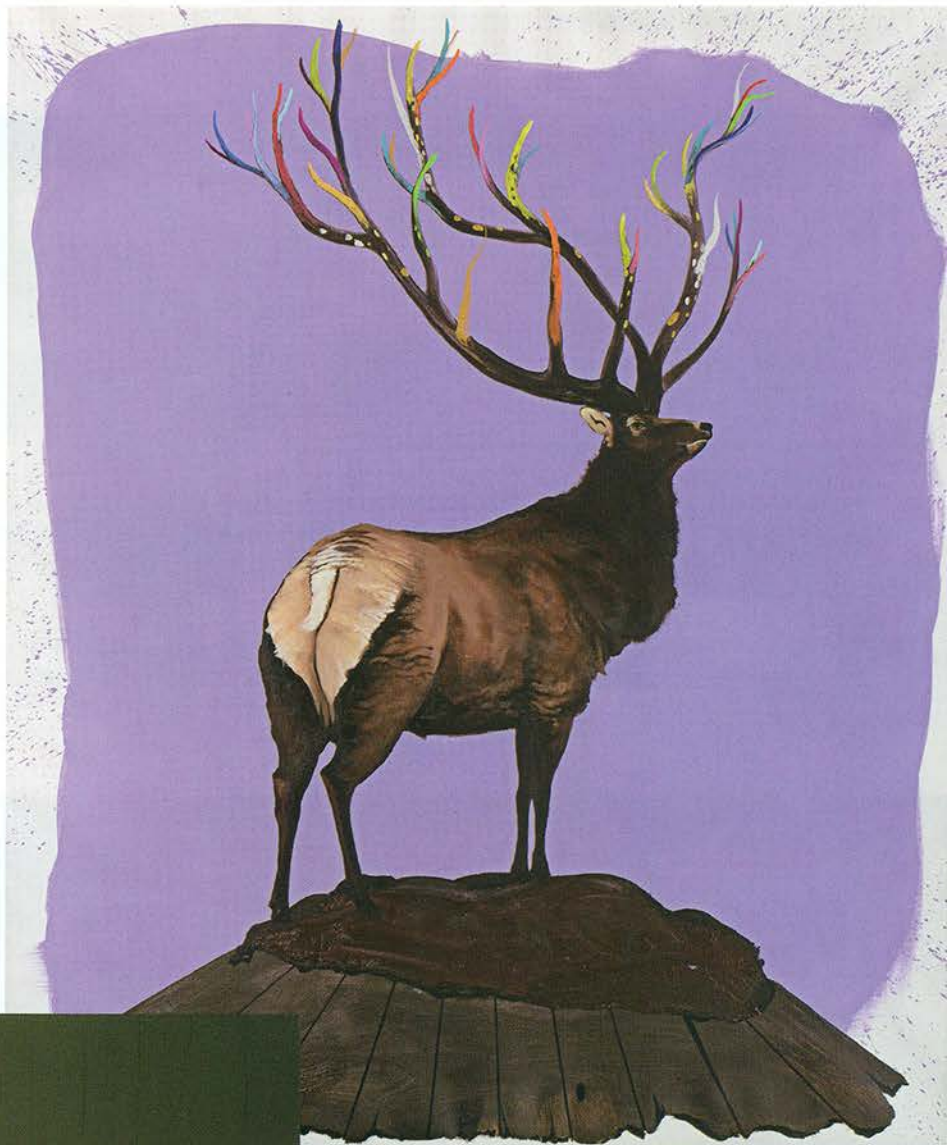
◎ 我想如果一个人能真正悟解功夫的含义那么这两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了。

● 知道您明年2月25日在北京的前波画廊会举办在中国的第二次个展，您最新的作品和展览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 这里我想保持一点神秘，大家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去前波看看就知道了。

● 您对生活满意吗？如何评价目前的绘画状态？

◎ 用一首歌来形容吧：ALLES WIRD GUT。（德语：一切都会好的）歌手：BUSHIDO。



● 宁浩电影《绿草地》中也有表达蒙古游牧文化也在向中原文化转型，这种文化逐渐消失感实际上会让人伤感。我听过两段您在去年展览时的音频，很感动，您能讲一下歌曲的来源吗，它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在展览中，播放这些音乐，用意在哪？平时您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会自己创作歌曲吗？

◎ 我只能用哼哼来形容自己创作歌曲。听的最多的是在画室，大部分是电台广播。我听着什么都好听所以也没有什么钟爱，如果非要让说一个，那就是Postmodern Electronic。去年前波画廊北京个展《诸王的花谷》里的音乐是喇嘛咏经的剪辑，这是非常神圣的音乐，它让我联想到灵魂去往天堂的声音，那段音乐出现在展厅中间黑暗而荒芜的通道里，它连接着两边的空间，也联系着两个世界，在辽阔的荒野上风声掺杂着喇嘛咏经的声音忽远忽近。

● 平时您除了绘画，还会把时间花在哪些地方？

◎ 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在画室发呆。

● 我看到您的手臂有纹身，能给我们讲下您纹身的故事吗？图案有什么意义？

◎ 这个说起来可长了……

● 您如何理解COOL的？

◎ 和牛X差不多，只是应为它是进口的，所以听起来上档次。实际上也就是给牛X喷了些香水而已。